

紀文達公遺集卷第十三

孫樹馨編校

南行雜詠

督學閩中十月初八日出都作

銜

命臨丹徵承

恩拜玉除使車新就道行
篋半攜書原隰饒征路雲霄
戀直廬寒宵如有夢只傍

紫宸居

閩海攜家去征驂夾路看雙旌
隨驛使十月出長安舊

學荒蕪久

殊思報稱難殷勤語妻子莫避曉霜寒

留別及門諸子

祖帳青門握手頻臨歧猶自語諄諄

皇恩四度持文柄遠道三年別故人天上鵷鷺懷舊侶

謂桐嶼雲房諸子

園中桃李待新春

謂惠叔等

明時稽古多榮遇努

力京華莫厭貧

却寄舊寓葛臨溪姚星岩王觀光吳惠叔四子

幾載追隨擁絳紗只今雲雨各天涯新春定有重歸燕
舊圃誰澆手種花敢道諸君長作客所憐此日半無家

長安米貴吾曾記一夕關心鬢欲華

亂石有感

亂石岷呀礙馬蹄羸驂幾度欲雞棲何曾阻斷春明路
枉遣車輪碾似泥

盧溝橋

帝鄉從此入要路遞相尋萬里通南北雙輪轉古今滄
波終日注白髮幾人侵一片西山色黃塵向暮深

琉璃河

琉璃河上挂斜暉瑟瑟寒流一綫微洲渚都教鴻雁占

鴛鴦何處浴紅衣

范石湖記琉璃河內
多鴛鴦今殊無此

涿州過巨馬河相傳此水不出橋下過橋輒潰而
旁行

一帶寒波作怒聲石梁斷處氣縱橫多應未讀淮陰傳
不見英雄胯下生

涿州道中雜詠范陽舊事

荒原盡處亂山青一片風沙接酈亭誰信尙書曾住此
當年北土總談經

慷慨橫戈百戰餘桓侯筆札定然疎那知搨本磨厓字
車騎將軍手自書

一片新秋畫不成芙蓉楊柳夜深情盧郎不解蕭郎諾

可是吳儂笑北僮

又賦盧充事一絕

金盃溫休事有無
稗官猶記范陽盧
行人根觸梨花夢
賸粉殘香憶畫圖

雄縣題館舍壁

蟬舍漁莊認舊游
兩行衰柳入雄州
主人重見頭如雪
彈指流光廿八秋

獵獵寒颼旆影斜
行人爭看使臣車
石藍衫子雙丫髻
憶共漁童折藕花

趙北口

羸郭積水區爲淀九十九港汊互交通衆流匯茲口回
汀聚魚鱗淺渚富菱藕圩埂布碁局狹者猶萬畝瀾漫
跨數州寥廓稱巨藪紅闌十三橋雁齒相排耦蜿蜒橫
一徑剗立長隄陡往者五六月小艇纔容肘一櫂泝空
明琉璃淨無垢水氣聞芰荷風影亞蒲柳紫鱗時撥刺
白鳥自朋友煙際去杳然流連辰及酉於今二十年清
夢狎漁叟茲來十月半木落寒飈吼紅衣枯已落綠雲
空所有空濛天拍水澄澈固如舊大似逢故人朱顏換
白首握手貌已非憶昨情彌厚惜哉方于役川陸日奔
走欲別更徘徊悵然凝睇久

任邱晤高近亭因懷邊徵君隨園

草草荒雞夜未央挑燈話舊一迴腸故人蹤跡言難盡
行子關河路正長敢道功名由命數且憑科第論文章
數歲在邱
科甲最盛勞君問訊巖中桂秋雨秋風好在香桂巖在邱

河間太守郊迎賦贈

長亭相見一停車斜照疎林認隼旗五馬敢勞迎驛使
雙旌本自引

天書粉榆舊社猶前日風雨孤村有敝廬我是州民應
下拜邑人莫擬馬相如

單家橋道中贈驛卒

失足尋常事疲癯不汝嗔忍飢今幾日我是故鄉人

宿阜城懷多小山

士宗
客浙江
詩

竟負登堂約懷人一愴情此邦稱沃土之子獨高名病

葉飄難定寒禽噤不鳴蹉跎侶陳阮惆悵玉溪生

義山
詩甘

心與陳阮揮
手謝松喬

周亞夫祠下慨然成詠

尙覺威棱不可干靈風颯爽滿祠寒棘門灞上成兒戲
多是將軍號令寬

景州隋塔

閱歷滄桑幾廢興巋然獨賸十三層如何同郡高常侍

不與慈恩一例稱

德州夜坐悼懷亡友李秋厓國杜成二絕句

為弔才江馬暫停昭陵一哭竟冥冥李洞上主司詩曰公道此時如不得

昭陵勸哭一生休洞字才江定知地下埋憂處芳草春深尚不青

寒聲不斷大河流月色無情亦帶愁憔悴詩魂如見夢

故人今夜宿陵州

又悼田白岩中儀二首

身後無兒感鄧攸烏絲零落付誰收行人多少山陽恨

夜靜河聲入驛樓

焚香掃地一官清修到梅花是幾生舊宅於今應好在

後來可是庾蘭成

過德州偶談東方曼倩事

厭次故城即今神頭鎮在德州陵縣之間故兩

處皆祀曼倩於鄉賢

十八年間侍紫宸金門待詔好容身
詼諧一笑原無礙

誰遣頻侵郭舍人

三度偷桃是此兒神仙遊戲不須疑
嫦娥夜夜棲明月

記得銀臺竊藥時

留別平原縣令夏清溪

玠

相逢何事便相親傾蓋居然意氣真
多愧肯迎持節使

方知原是讀書人

夏為癸酉拔貢頗善論文

關山風雪行曾慣囊橐

鑿鹽路未貧自出長安心似水爲君小酌玉壺春

晏城

晏子荒城故壘空我來懷古亂山中狐裘未減名卿價
狗國徒驚辨士雄悲憤馬遷憐異代詎諧方朔是餘風
小來辛苦談王霸稍長方知憶此公

過齊河縣入山

遠山如黛青可憐近山如赭枯而頑山靈豈解作變態
正由眼底生媿妍詩情畫意兩如此此中有悟無人傳
君不見蓬萊未必殊人境好在天風縹緲間

由杜家廟至張夏山路崎嶇戲爲六韻

屈曲溪橋轉坡陀驛路高水聲皆悍急山意總粗豪地
僻稀人迹村荒偶犬吠民飢仍病虎婦健亦生獠亂石
何時盡驚風滿意號蕭蕭枯草徧一例是蓬蒿

曉發泰安距泰山二十五里不及登

游山不游岱一覽羣峯青有如研百氏而不窺六經古
人訪五嶽不憚萬里行云何跬步地蠟屐靳一停壯遊
良所愛于役自有程薄暮宿泰安驅馬鷄三鳴是時日
未出東望青冥冥少焉宿靄破突兀天孤撐白雲流漉
決纜挂山腰橫想見萬仞頂咫尺捫晨星俯視海氣白
天水相混并鴻濛破一罅澗澗朱霞明陽鳥矯翼上浪

捲羲輪頽蕩滌蛟蜃氣寥廓天地清安得排雲上一快
磊落情但愁奇偉景使我心目驚風雲月露手大敵非
所嬰登高不得賦瑟縮難爲形茲游雖未暇且免羞山
靈願讀十年書萬卷儲精英培養雄直氣鬱勃胸中生
振策天門上奮袂超崢嶸與酣吐奇語高詠羣神聽若
然千山響下界驚雷霆

新泰令使餽食品詩以却之

山驛風霜特地寒勞君珍重勸加餐詞臣只是儒官長
已辦三年苜蓿盤

蒙陰

路入顛與故壤中亂山重疊認東蒙逸人舊宅休重問
杜老詩箋有放翁

訪李西軒前輩故居謁其尊人悽然成詠

破屋頽垣蝕蘚花柴門啼煞欲棲鴉老人頭白炊無火
此是當年御史家

草草銘旌向九原春風一夕憶程門

西軒未卒前數日
尚同飲聘三師處

如公長者殊難遇莫怪交游有淚痕

沂水

飲馬臨沂水沂水流不息行人疎地理每尋曾點迹剡
剡莊老談支離增訓釋春風詠浴意三子且難測縱使

游其間微契吾安識况乃名偶同何事強緣飾頗聞萬
巨艘轉運資其力大矣川后靈神功無曠職疏濬良有
程源流非易悉願告守土臣儒者求其實

宿郟城與縣令張子

金城

閒話

君作郟城尹余持使節過絃歌今若此風俗近如何東
海遺封舊南朝名士多傳聞泉似墨古井幾時波

相傳
郟有

墨泉明季縣令惡郟科甲
太盛而塞之文士遂稀

紅花埠

路入紅花埠青齊地盡頭淮黃留息壤南北劃鴻溝老
屋初編篾高烽忽架樓

路傍斥堠山東以土築墩江
南以木架樓至紅花埠而異

言從此去山水漸清柔

春礪自京南馳八日及予於峒嵒蓋日行二百餘里矣作此戲贈

敢道蕭郎是騎兵飄然似鳥一身輕詩人慣跨揚州鶴每到南飛羽翼生

十一月初一日渡黃河

馮夷排浪東南流偃蹇不受神禹囚雷車百萬坼北走平吞氣欲無徐州千里一瀉只瞬息盤渦十丈誰敢投巔風橫簸浪三尺篙師欲渡時還休清河渡口勢頗斂往來南北通咽喉我來又值十月後清霜已降洪濤收

官舫推篷望兩岸寒波猶拍長天浮微風纔覺掠旗脚
高浪已駭衝船頭龍驤萬斛如一葉欹側掀舞不自由
衆手捩舵呼邪許檣鳥一轉回萬牛屈伸臂頃已十里
瞥然何止鷹離鞬桃花想見三月漲瀕洞萬頃風煙浮
回颿脫手儻一失咫尺便入鮫宮游區區忠信寧敢仗
所憑

王命輕陽侯回頭却顧真險絕茫茫淮濟非其儔九折

東瀉自太古蕩漉爲患從商周

祖乙圮於取
北河患之始

漢唐而下

日聚訟捍禦至竟無良籌書生每喜談水利尸祝欲代
庖人謀世間萬事須閱歷百不一效空貽羞我今鼓枻

既得涉且呼舟子趨邗溝挑燈夜讀河渠志咄哉紙上
談戈矛

璧社湖

寒雲壓積水西望璧社湖澄渟涵淨綠云有千歲珠清
漣濯素月光映十里餘早年披典籍頗憶沈氏書事載夢溪
筆茲來不待暮未審終有無得見固自佳不見當何須
縱令入我掌寒詎堪爲襦且看米家畫煙樹青糝糊

高郵

數點寒鴉破晚煙斜陽流水送吳船二句用少游詞意高郵多
問秦淮海只是詞人最惘然

揚州二絕句

跨鶴曾經夢裏游
如今真箇到揚州
可憐豆蔻春風過
十里珠簾不上鉤

甲第分明畫裏開
揚州到處好樓臺
白雲深抱朱檐宿
多是山中嶺上來

渡江

危檣衝破大江聲
斜翦長波八櫓鳴
欹側肯隨風力轉
喧呼怒與浪花爭
射潮曾記三千弩
扼險誰誇十萬兵
可信北倉真強項
強字去聲素何註甚明今龜鬪窟裏
放歌行
幕友有畏風移坐于紅船者故有此戲

金山寺

寺界連江海僧居占水雲詩留張處士畫似李將軍李將軍始爲金碧山水見湯屋畫鑿未布黃金地應多白鳥羣誰於千仞頂高卧翠氤氳

春祠邀諸友游金山戲贈

聞說金山好扁舟一葉乘朱闌相接處白塔最高層知爾游真樂憐予病未能長安三十載飽見紫衣僧

小除日丹陽舟中示幕中諸友

南征忽匝月歲已屆小除蕭蕭風雨冷寂寂舟中居長安當此日昧爽戒僕夫

紫宸謁

帝退車馬交通衢紅綾三百刺爾我紛相於奔走日不
遑尙恐禮數疎茲來持使節一權遵川塗于役雖有程
偃仰頗自如冬冬聞津鼓睡起已午初飽食推篷坐煙
水皆畫圖屈指計前路蕭散尙月餘淹留固未敢閒暇
且自娛風吹帆十幅一任行疾徐

律琯吹黃鍾微陽從茲始古來亞歲儀乃與元辰比南
人重此節盤饌羅妻子諸君磊落才奔走非得已良時
心易感能不懷鄉里丈夫四方志少小懸弧矢烈士多
慨慷焉肯守桑梓况乃座上賓皆稱天下士友朋有至

樂意氣乳投水且復斟濁醪煮筍膾魴鯉酒兵躡強敵
詩陣破堅壘僕雖不解飲跌宕亦自喜請爲壁上觀一
笑長風起

舟泊常州聞湖南撫軍將至

薄暮蕭然且賦詩冷官風味本如斯租來淮上船三板
沽得蘭陵酒數卮寒犬爭俛新撥火啼鴉亂揀最高枝
一川暝色推篷望隱隱笳簫送畫旗

由楓橋移泊盤門

水驛抵吳門半日留使節頗聞鄧尉佳未及踏香雪守
吏相逢迎故事修報謁肩輿登楓橋乘車入鼠穴仰窺

天一綫俯礙路九折半里三四休十步五六蹶歸來歎
枕卧聒雜市聲徹欲聽寒山鐘兩耳苦填咽頗疑張繼
詩妙語緣虛設平生意蕭散偈側寡所悅既不訪娉婷
亦非事舖販安能鬱鬱居且可匆匆發移舸就盤門靜
對麗譙月

盤門舟次別申圖南時圖南公車北上

水氣夜蒼然寒月墮前浦客子念將離切切挑燈語經
年思一晤握手傾肺腑相見轉茫然紛如春繭緒鷄鳴
星漸稀黯淡天欲曙揮手在須臾倚棹兩悽楚我輩風
雲志豈復效兒女意氣感人心惻惻不自主之子縱橫

才功名夙自許去去勿復言老人方望汝長安舊賓客
此日各處所南北天一涯爲言力自努長河水悠悠今
夕吳江渚欲知遠客心搖似舟邊櫓

蚤蝨

小婢推竹篷向陽捫絮襖爲問爾何爲自云苦蝨蚤鈍
者藏匿深捷者跳踉巧爲患肘腋間啖人以自飽肌膚
雖不傷爬搔費指爪嗟爾疎懶慣櫛沐苦不早醜類旣
已滋摸索何時了胡不焚爾衣使之迹如掃吾寧袒背
僵凍若寒木槁安能久鬱鬱坐受么麼惱魏博戮牙兵
雖弱亦自好齷齪羅紹威追悔何足道

夜泊吳江

已是銀蟾挂柳梢
纔收官舫泊塘坳
昏煙欲合孤城閉
遠水微明小港交
寒鷺多情時近客
栖鳥貪睡懶離巢
玲瓏方塔猶相伴
一夜風鈴盡意敲

舟至嘉興擬謁香樹先生

水墨圖中緩櫂行
依稀樓堞認高城
青山自足成賓主
白鳥何須解送迎
偶值顛風聊小泊
可憐微月尙多情
湖河無限伊人思
一見挑燈眼定明

以詩投諸友索和竟日無耗走筆戲促

諸君衮衮皆詩豪
排突沈謝凌風騷
河間倉父不量力

奮臂輕以偏師挑方看大將建旗鼓揚兵飛矢風雲交
胡爲忽作閉門守竟高其壘深其濠毋乃才似千鈞弩
羞爲鼯鼠彎烏號否則欲作國手弈棋以不著方稱高
就中趙子尤健者縱橫自許劉與曹朝躡蠟屐探雲竇
夜持藥三酣松醪推篷偃蹇氣蓋世狂呼往往驚潛蛟
胡不百篇但斗酒瑟縮不畏山靈嘲僕今躍馬再摩壘
請君一奮七尺刀不然徑可送巾幗便呼舟子搖輕舠
昨以長句促和小除詩守愚立就二章春礪尙不
脫橐疊小除詩韻再促之並促諸友

詞人例輕脫習氣苦不除筆舌日格鬪誰肯鬱鬱居趙

子風雲氣叱咤吞萬夫龍性含變化咫尺凌天衢云何

逋詩債六百同商於輕舸日往返短札終稀疎坐令老

騏驥同幕中守千里爭長途甘心伏轡下局促跛牂如

終朝邀穉子神怪談虞初春礪善說鬼可數十晝夜不窮故長安有鬼董狐之目式

見汝傳之無乃八駿馬喜聽之可求以圖齊城收餘燼一戰當

有餘願與君士戲憑軹聊相娛扁舟方岑寂努力無徐

徐

夙懷芳澤蘭結契從今始纏綿資主意乃與膠漆比幸

以北地倉接坐侍君子朗吟枯樹賦酬唱原可已忻湖先以

詩集徒以燕趙兒負氣雄問里親狎生嘲弄難遏弦上

矢遂似髦頭兵酣鬪青牛梓不謂綠野堂忽作楊汝士
揚麾竟破陣倖勝由背水平生趙倚樓退若曝腮鯉諸
子皆同袍忍見四郊壘定出石鼎詩高唱驚侯喜小艇
遞輕箋爲君拭目起

忻泐佑申東田各以和章見示春碣詩亦踵至疊
前韻賦謝

翩翩書記皆雄豪揮毫落紙風刁騷天孫雲錦自五色
花紋不待絲絲挑昨與詩敵決勝負盤矛左右凡三交
旁睨莊惠靜相對忘言忘象游於濠正如老鶴翔寥廓
喔喔恥與家鷄號偶然與到一長嘆天風散入寒雲高

清音忽遇謝吏部麤材自愧高敖曹雖然飲量一蕉葉
朗吟亦欲傾村醪定有江神夜出聽赤虬前導驂青蛟
臣朔滑稽固天性斂手安敢重詼嘲八閩才藪富瑤璧
雕劉正借昆吾刀論文把臂幸多暇不辭日日呼漁舠
舟中偕諸友小飲倒押前韻再惱春礪

斜陽黯淡橫吳舠寒天料峭風如刀收帆枯坐無一事
賓主遊戲相譏嘲出奇角勝兩不讓有如渴虎搏飢蛟
詩成傳玩各拊掌奇文欣賞斟新醪森然旗鼓力相抗
三分鼎立孫劉曹酒酣耳熱逸興發突兀氣與孤雲高
飛揚欲似秋隼健呶啾恥作饑颺號我知君輩君知我

此樂不減魚游濠隔船唱和非一日今宵真作忘形交
莫言三鼓勇氣竭酣戰尙擬輕身挑人生如此自快意
絕勝痛飲哦離騷擲筆一笑問趙嘏劉郎是否詩中豪
戲和春碣雙橋憶內詩

幾夜相思減帶圍暮帆收處雨霏微畫橋猶照雙雙影
爭遣行人不憶歸

春碣和詩又不至再倒疊前韻戲促

詩筓來往催小舫君忽快似并州刀飛書馳檄應莫比
枚臯豈但工詼嘲誰言一噴不再礪蹌曲又作晉中蛟
空聞雄辨驚四座更無新語酬香醪愛酒果似晉山簡

能詩浪說何水曹適來奴子報消息但云苦聳吟肩高
毛毳大似蹲鴟飽伊嚶偶作秋蟲號山東健兒天下勇
土風剽悍連滌濠可憐一蹶竟塗地險韻坐困敵梢交
睢盱四顧上舵尾苦問何處青旗挑恐緣屢敗胸塊壘
擬傾大斗澆牢騷空腸得酒芒角出東坡坡公醉墨當
能豪善書

初到江船二絕

借得輕舟三板寬蕭蕭風雨夜深寒侍兒不省江船樣
只怪詞臣是冷官

蘆篷圍坐似茅庵大婦攜將小婦三白舫青簾行畫裏

擁爐一夜話江南

江船無窗暗不睹物求所謂明瓦船者不得戲柬
諸友

織笈層層護曉風晴江不透日玲瓏曹劉沈謝吾能認
摸索何妨在暗中

泊杭州二日不至西湖諸友頗訝不情因示此作
清河抵錢塘半月駕吳榜水驛換江船艤岸待潮上瀟
瀟一夜雨卧聽孤篷響湖山新膏沐煙水增蕭爽明鏡
照青螺清景意可想魚鳥苦見招捩舵不一往妻孥怪
匆遽朋舊笑鹵莽古來高蹈士原有林泉賞旣已謝邱

園焉能遂偃仰人生各有分無取首鼠兩長江吟詩石
信美非所獎他日儻身閒得稱鷗鷺長筇杖挂瘦瓢蠟
屐邀吾黨孤艇泛清漪亦能蕩雙槳

富春至嚴陵山水甚佳

沿江無數好山迎纔出杭州眼便明兩岸濛濛空翠合
琉璃鏡裏一帆行

濃似春雲淡似煙參差綠到大江邊斜陽流水推篷坐
翠色隨人欲上船

煙水蕭疎總畫圖若非米老定倪迂何須更說江山好
破屋荒林亦自殊

金碧湖山作隊看沙鷗却占子陵灘武林舊事依稀記
待詔街頭賣牡丹

江行甚速兼短視不能甚睹賦此解嘲

津鼓鼕鼕賽水神江風作意送行人青山是處如留客
一霎飛帆看不真

淡碧深青露髻鬟看山好在偶然問十年飽啖江瑤柱
應與黃蘗是等閒

釣臺有感

巋然指點釣臺高隱士留名亦偶遭一樣清風辭漢主

更無詞客問牛牢

牛牢亦光武故人屢徵不出與子陵無異然不甚傳

又詠釣臺示諸友

嚴陵逝已久遺址猶嶙峋古今游宦子到此懷隱淪我
來泊官舫高詠臨江濱諸葛起南陽龐公栖鹿門丈夫
各有意優劣誰能分况乃清與濁出處非所論蕭然萊
蕪甑何愧山中人但令心不滓似此波粼粼他時過釣
臺長揖謝此君

江船豕詩荅春礪

春礪作江船豕詩蓋風人相鼠之義意未盡然
書此荅之

豕於六畜中爲物躁而擾江船偶參此行客厭聒攬竹

篷五尺餘局促三板小何堪卧榻旁狼籍日相惱苦求
耳目清剗刃恨不早我聞三嘆息恩怨何繳繞中婦愛
烏圓攜之涉長道一飯未忍忘魴鯉和杭稻是雖利牙
距鼠輩豈盡勦徒以媚取憐珍惜伴雜寶几榻竊跳跟
盆盎暗攻剽小婢畏主人知罪不敢討嗟此負塗狀所
志惟一飽形骸頗擁腫肺腑無機巧正似荊州牛垂腴
齧枯槁儻爲盜鴨豕茲事吾能保旣不窺爾池何須怒
一絞洪爐鑄衆形錯雜兼醜好褰裳涉楚澤蕭艾雜蘭
草一氣之所生誰能盡除掃碧落本空虛流雲任縹緲
苟未肆搏噬豈不容微渺鷄蟲互得失反復無時了注

目對寒江吾憶杜陵老

灘河謠

灘下多風浪灘河從此上聽我灘河謠努力齊聲唱
粼粼灘河水水清見水底寧可食無魚不食黃河鯉
灘河水漚漚石角露如劍莫遣水太深舟人恐誤犯
正好飽食帆懊惱亂石礙人畏亂石多我畏舟行快
水轉舟不轉咫尺千里遠大艚太戕軻不緣灘水淺
小灘猶自可大灘愁殺我語汝汝莫愁逢灘牢把舵
有風七里灘無風七十里風好爾莫誇在風不在爾
灘淺爾莫怨灘深爾未見阿彌陀佛灘吾今往福建

阻風野泊

一霎南風作意顛斜陽點破半江煙舟人莫問投何處
處處青山好住船

夜深燈火上檣竿占得漁家水半灘驚起沙鷗眠不穩
可憐風浪似粗官

解嘲

性不嗜鴨雖良庖爲之亦覺腥穢不下咽諸友
頗以爲訝戲作此詩

靈均滋芳草乃不及梅樹海棠傾國姿杜陵不一賦馨
香良所懷棄取各有故嗜好關性情微渺孰能喻愛憎

係所遭今古寧茲驚太息翰墨場文章吳知遇

江船二十韻效昌黎體邀春礪同作

大扁駐吳榜小舸下越江纖末翹梭尾枵腹剝鼓腔船首

尾纖統而中凹步響屨舟內布以碎頂凸支徒杠舟人

木於篷橐橐笑躡屐子子驚緣橦笏滅丈室半闊僅

尺榻疊尺地雙就船舫為兩榻關門鼠鬪穴覓隙蜂鑽

窻肩肘遞俛倚頂踵交拊撞重足苦偏側蹲立多踣躓

架梁交篙櫓篷頂尖圓無置篙滌釜羅罌缸次於後船

如坐負塗舫卧豕吠夜舫眠尤每船必有一豕鞢鞞亦鉦鼓

葳蕤仍旌幢官舫例鳴鉦鼓學使者得建雙龍黃旌然

可捷本遜蚱蜢舟小而舟子甚迅偶追驪駘極利之風

然風太利短楫避沙瀨修綆縈石砢清淺礙碎礫澎湃

爭高瀧徑釘散餅餌棱角森戈鋌扼喉骨每煩絕臍鼎

屢扛膠淺輒入水扛曉卧困顛簸夜枕聽琤擬時怯封

姨怒連日苦或類曹人雙守愚畏且任舟汎汎莫憚波

從從詰曲仙霞嶺驛路彌崆峒

衢州登岸題江船

偃蹇低篷下江船七日行夜寒驚水氣風急怯灘聲久

住真無賴瀕辭似有情也堪稱益友能使躁心平

過嶺

大雪羃荒榛凍雲壓高樹衝寒上高嶺岡巒莽回互蒼
然暝色合四望疑無路迂曲得人蹤一綫微通步仰睇
鬱嶒峻俯窺杳煙霧隔澗見行人蠕蠕似蟻附高者木
杪懸卑者草際露前者僂而援後者聳而赴石磴滑屢
顛林風吹欲仆徒侶遞相呼十步九回顧慄然悸心魂
失足愁一誤側聞定鼎初狂童此負固桓桓李文襄轉
戰實茲處仰攻彼尙克徐行今乃怖人生才地懸寧止
恒沙數丈夫志四方感激酬知遇仗鉞良未能叱馭吾
其庶甞勉趣役夫去去無多慮

石陂題館舍老梅

高韻蕭疎意似冰苔封鐵骨老嶒峻憑君莫話羅浮夢

聞房主嫵媚吾方對魏徵

建陽城外謝疊山賣卜處

疊山信州兵敗竄跡賣卜於建陽據邑志今建
溪驛前是其故處而徧檢藝文無一詩豈此邦
之人喜以理學相矜詡尊性命而薄事功流弊
所至乃並忠孝薄之耶過其地爲補一詩亦紫
陽表晉徵士之意云爾

一聲白雁江南秋六橋煙冷芙蓉愁霹靂夜繞鎮南塔
杜鵑飛上冬青頭王孫芳草飄泊盡江海猶有孤臣留

疊山心事比信國。竄身避地來閩甌。垂簾聊作成都隱。
采薇亦是西山儔。飢魂何處覓舊主。殘碑終古鄰山郵。
韓陵片石堪共語。詩人宜向奚囊收。手披邑乘六七過。
竟無一語當何由。陶潛大書晉徵士。綱目實繼麟經修。
紫陽家法今尙在。後儒胡不承箕裘。我行過此三嘆息。
徘徊俯視漳灘流。河聲亦似氣鬱怒。寒濤澎湃風颼颼。
建溪二十四韻再效昌黎體

危灘扼河心。高浪齧石齒。燕尾砮兩歧。蟆背突中起。呖
呀菱蘊角磊落。枰布子髮髻。踞怪獸。睽睨聳奇鬼。斑痕
綴螺蚿。曲勢走蛇虺。剗削開五丁。欹側容一羣。魚蟹需

于沙龍鬣良其趾山靈守何固水伯攻未已直下訝建
瓴平吞駭摩壘百挫氣不回兩鬪力相抵碎匄裂銀山
瑣碎迸珠琲雷鼓擬莫停颯輪盤詎止屢梗勒奔駟陡
決激飛矢捩舵毫釐差觸礁分寸從前礙狼跋胡後腎
狐曳尾撐拄轉丸蛻繚繞旋磨蟻一步逾九折尺地距
千里顛簸苦悸魂喧呶患聒耳瞬息變險夷頃刻交憂
喜魚腹縱然脫虎牙廟亦幾天心欲奚爲地勢乃若此
行者意云何覘之怖尙爾數舸載妻孥一櫂送行李念
彼篷下人搖搖舟如紙

灘河有鐵人紙船之諺言
舟薄難恃恃篙師便捷爾

自延平登舟偶作

長溪下建陽空山轉霹靂一瀉抵延平灘平波漸寂乃
知水性柔剽悍由相激鬱怒氣莫宣酣鬪遂不釋江河
萬古流梗阻竟何益徒使不平聲日夜交衝擊安得巨
靈胡奮掌嶢巖闢百轉繞青山滌洞一綫碧

交京夜泊

暝色從西來亂山青莽莽灘河戒夜行薄暮收雙槳連
朝困登陟茲夕遂偃仰飛泉樹杪來一瀉落百丈徹耳
鳴琤琕頗使心神爽荒戍纏薜蘿孤卒友颺颺喜無鉦
鼓音亂此環珮響夜靜人語稀沙岸自來往流雲漸欲
破山月微微上兩月纓上塵浩歌濯漑滌

將次水口灘漸平而舟亦緩書示春礪

不斷亂灘聲嘈嘈日夜鳴遠從建溪下直到古田平一
葉容安坐雙橈任緩行向來船似箭觸石亦頻驚

阻風泊水口口號

搖船下灘弩放弦挽船上灘登青天東風一瞥轉檣脚
上灘容易下灘難須臾來去互相羨舟子無勞擁檝嘆
人間苦樂遞乘除封姨於爾何恩怨

舟次水口後舟由浦城過灘者尙無消息夜坐偶
成二律

全家消息竟如何屈指危灘幾度過

王事敢言懷婦子人情未免念風波寒欹短枕雙紅袖
夢隔空山萬翠螺環坐蘆篷應計我明朝安穩換輕舸

初約陸行至水口相待延
平登舟之信家人不知也

買得輕舸倩客乘飄然自作打包僧間關遠道分川陸
羞澀空囊累友朋白浪原知心最怯青山不是路難登
諸君與我周旋久俯仰隨人舊未能

將至福州

殘冬風景似新秋草碧杉青送客舟解道榕城天氣好
便從柘浦典貂裘

嶺外梅花繫夢思南來幾度好風吹青山本愛留人住

猿鳥無情自不知

紀文達公遺集卷第十三

紀文達公遺集卷第十四

孫樹馨編校

烏魯木齊雜詩

余謫烏魯木齊凡二載鞅掌簿書未遑吟詠庚寅十二月

恩命賜環辛卯二月治裝東歸時雪消泥濘必夜深地
凍而後行旅館孤居晝長多暇乃追述風土兼敘舊遊
自巴里坤至哈密得詩一百六十首意到輒書無復詮
次因命曰烏魯木齊雜詩夫烏魯木齊初西蕃一小部
耳

神武耆定以來休養生聚僅十餘年而民物之蕃衍豐
膺至於如此此實一統之極盛昔柳宗元有言思報國
恩惟有文章余雖罪廢之餘嘗叨預承明之著作歌詠
休明乃其舊職今親履邊塞纂綴見聞將欲俾寰海外
內咸知

聖天子威德邛隆開闢絕徼龍沙蔥雪古來聲教不及
者今已爲耕鑿絃誦之鄉歌舞遊冶之地用以昭示無
極實所至願不但燈前酒下供友朋之談助已也乾隆
辛卯三月朔日河間舊史紀昀書

山圍芳草翠煙平迢遞新城接舊城行到叢祠歌舞榭

綠毳能上看棋枰城舊卜東山之麓觀御史議移今處以就水泉故地勢頗卑登城北關帝

廟劇樓城市皆俯視歷歷

塵肆鱗鱗兩面分門前官樹綠如雲夜深燈火人歸後

幾處琵琶月下聞富商大賈聚居舊城南北二關夜市既罷往往吹竹彈絲云息勞苦土俗

也然

萬家煙火暖雲蒸銷盡天山太古冰臘雪清長題牘背

紅絲硯水不曾凝向來氣候極寒數載以來漸同內地人氣盛也

流雲潭沱雨廉纖長夏高齋坐捲簾放眼青山三十里

已經雪壓萬峯尖城中夏日頗炎煥山中則氣候長寒每城中雨過則遙見層巒疊嶂積雪

皓然

雲滿西山雨便來田家占候不須猜向來只怪東峯頂

曉日明霞一片開雲滿西山即雨城東博克達山之頂日出前必有彩霞一片護其上別峯

則否其理未喻

雪地冰天水自流溶溶直瀉葦湖頭殘冬曾到唐時壘

兩派清波綠似油庚寅十二月在吉木薩相度安兵之地至唐北庭都護府廢城水皆不冰

聞瑪納斯河亦不全凍皆以流急故也

百道飛流似建瓴陂陀不礙浪花鳴遊人未到蕭關外

誰信山泉解倒行水流迅急能逆行越坂數重宋進士

至數十里下墜之勢既猛則反激之力亦大故遇坎不能禦也

山田龍口引泉澆泉水惟憑積雪消頭白蕃王年八十

不知春雨長禾苗

歲或不雨雨亦僅一二次惟資水灌田故不患無田而患無水水所不至

皆棄地也其引水出山之處俗謂之龍口

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內清泉盡向西金井銀牀無用處

隨心引取到花畦

城內水皆西流引以澆灌啓閉由人不假桔槔之力

界破山光一片青温墩流水碧泠泠遊人儻有風沂興

只向將軍借幔亭

温泉在城北十餘里硫黃泉也上無屋覆浴必支帳

亂山倒影碧沉沉十里龍湫萬丈深一自沈牛咎雲雨

飛流不斷到如今

博克達山有龍湫周環十餘里深不可測萬峯拱抱如蓮瓣初苦田水不

足遣使祀以太牢水即坐溢

長波一瀉細涓涓截斷春山百尺泉二道河旁親駐馬

方知世有漏沙田

二道河初設屯兵百名後其田澆水輒涸如漏卮然俗謂之漏沙乃分移

其兵於三台諸屯

黃河伏流再涌出地初莫明其所

以然迨履視其地始悟沙田不能貯水故水至卽下漏

沙底必有堅土乃能積沙水至堅土仍循而橫流蓄

水既多仍聚而上涌乃地勢非水性也併識於此

南北封疆畫界勻雲根兩面翠嶙峋中間巖壑無人迹

合付山靈作守臣

山北屬烏魯木齊山南屬回部山中袤延深遠舊無分界之處

雙城夾峙萬山圍舊號雖存舊址非孤木地旁秋草沒

降蕃指點尙依稀

烏魯木齊舊地在今城北四五十里約近孤木地屯額魯特人能道之今

地俗稱紅廟廟址在舊城之東不知何代之廟因以名地亦不知始於何人也

峻坂連連疊七層層層山骨翠峻嶒行人只作蠶叢看

却是西蕃下馬陵

根忒克西北凡峻坂七重最為險阨番人過之必肅然下馬如見所尊未

喻其故或曰長博
克達山之神也

斷壁苔花十里長至今形勢控西羌北庭故堞人猶識

賴有殘碑記大唐吉木薩東北二十里有故城週三十餘里街市譙樓及城外敵樓十五處

制度皆如中國城中一寺亦極雄闊石佛半沒土中尚高數尺瓦徑尺餘尚有完者相傳有行人於土中得一

金管中有圓珠數顆攜赴奇台不知所往細詰其狀蓋浮圖所藏佛舍利耳額魯特云是唐城然無碑誌可據

惟一銅鐘字迹剝蝕不可辨時有一兩字畧剩點畫似是八分書其朝代亦不可考後得唐金滿縣碑乃知為

唐北庭都護府城

古蹟微茫半莫求龍沙輿記定誰收如何千尺青崖上

殘字分明認火州哈拉火卓石壁上有古火州字不知何時所勒

南山口對紫泥泉即白楊河回鶻荒塍尚宛然只恨秋風吹

雪早至今蔓草暮寒煙

白楊河山口內有回部舊屯基址尚存約可百戶然六七月往

往降雪僅可種青稞一季故竟無墾種之者

城南風穴近山坳一片濤聲萬木梢相約春來牢蓋屋

夜深時捲數重茅

相傳鄂倫拜星有風穴每聞城外林木聲如波濤不半日風至矣動輒發

屋春月尤甚庚寅一歲夢少減

驚颼相戒避三泉人馬輕如一葉旋記得移營千戍卒

阻風港汊似江船

三個月泉風力最猛動輒飄失人馬庚寅三月西安兵移駐伊犁阻風三日

行不得

良田易得水難求水到秋深却漫流我欲開渠建官牓

人言沙堰不能收

四五月需水之時水多不至秋月山雪消盡水乃大來余欲建牓畜水咸

言沙堰淺隘，瓶之水必橫溢。若深濬其渠，又田高於水，水不能上。余又欲濬渠建瓶，而多造龍骨車引之入田。衆以爲庶幾未及，議而余已東還矣。

銀瓶隨意汲，寒漿鑿井家家近。戶旁只恨青春二三月

却攜素縷上河梁。土性壁立，鑿井不圯。每工價一金，卽得一井。故家家有之。然至春月，雖至

深之井，亦涸多取。汲於城外河中。

開畦不問種花辰，早晚參差各自新。還憶年前木司馬

手栽小盞四時春。諸花皆早種，早開晚種，晚開不分節候。木同知署歲除，尚有盆種江西蠟

秋禾春麥隴相連，綠到晶河路幾千。三十四屯如繡錯

何勞轉粟上青天。中營七屯，左營六屯，右營八屯，吉木薩五屯，瑪納斯四屯，庫爾喀拉烏素

二屯，晶河二屯，共屯兵五千七百，人一兵所獲多者逾十八石，少者亦十三四石之上。

金碧觚棱映翠嵐崔嵬

紫殿望東南時時一曲昇平樂膜拜聞呼

萬歲三

萬壽宮在城東南隅遇聖節朝賀張樂坐班一如內地其軍民商賈亦往往在宮

前演劇謝恩邊氓芹曝之忱例所不禁庫爾喀拉烏素亦同

煙嵐遙對翠芙蓉鄂博猶存舊日蹤縹緲靈山行不到

年年只拜虎頭峰

博克達山列在祀典歲頒香帛致祭山距城二百餘里每年於城西虎頭

峯額魯特舊立鄂博處修望祀之禮鄂博者累碎石為叢以祀神番人見之多下馬

綠塍田鼠紫茸毛搜粟真堪賦老饕八蜡祠成蹤跡絕

始知周禮重迎貓

舊有用鼠之患自祠八蜡迄今數歲不聞

痘神名姓是誰傳日日紅裙化紙錢那識烏孫成郡縣

中原地氣到西天

自設郡縣以後嬰兒出痘與內地同蓋輿圖混一中原之氣已至也里俗

不明此義遂據封神演義建痘神祠

葉砧不擬賦刀環歲歲攜豕出玉關
海燕雙栖春夢穩

何人重唱望夫山

安西提督所屬四營之兵皆攜家而來其未及攜家者得請費於官為之

津送歲歲有之

烽燧全銷大漠清
弓刀閒挂只春耕
瓜期五載如彈指

誰怯輪臺萬里行

攜家之兵謂之眷兵眷兵需糧較多又三營耕而四營食恐糧不足更於

內地調兵屯種以濟之謂之差兵每五年踐更鹽菜餼糧皆加給而內地之糧家屬支請如故故多樂往

戍樓四面列高烽
半扼荒途半扼衝
惟有山南風雪後

許教移帳度殘冬

卡倫四處以詰道逃一日紅山嘴一日吉木薩皆據要衝一日他奔拖羅

檀越誰知是水煙西人嗜水煙遊手者多挈煙箱執火
筒逢人與吸不取其直期望乃登門
斂貲火神廟費計千餘金乃膏
水煙者所醜則人衆可知矣

客作登場打麥勞左攜餅餌右松醪僱錢斗價煩籌計

一笑山丹蔡掾曹打麥必倩客作需客作太多則麥價
至不能償工價印房蔡掾種麥估值

三十金客作乃需三十五金旁皇無策余
日不如以五金遺之省此一事衆爲絕倒

嫋嫋哀歌徹四鄰冬冬畫鼓碎聲勻雷桐那解西方病

只合樵羊夜賽神有疾必禱禱必以夜
唱歌擊鼓聲徹城中

婚嫁無憑但論貲雄蜂雌蝶兩參差春風多少盧郎怨

阿母錢多總不知娶婦論財多以逾壯之男而聘
髻鬣之女土俗類然未喻其說

茜紅衫子鵬鴉刀駿馬朱纓氣便豪不是當年溫節使

至今誰解重青袍

土俗以卒伍為正途以干總把總為甲族自立學校始解讀書

家家小史素參紅短笠輕衫似畫中留得吟詩張翰住

鱸魚忘却憶江東

流人子弟多就食城中故小奴至眾

半居城市半村間陌上牽車日往還贏得團圓對兒女

月明不唱念家山

烏魯木齊之民有同皆不令出境與巴里坤異

糶極翻翻數寸零桔槔到手不曾停論園彷彿如朱荔

三月商家已買青

二三月間田苗已長商家以錢給農戶俟熟收糧謂之買青

到處歌樓到處花塞垣此地擅繁華軍郵歲歲飛官牒

只為遊人不憶家

商民流寓往往不歸詢之則曰此地紅花紅花者土語繁華也其父母乏

養者或呈請內地移牒拘歸乃官為解送歲恒不一其人

藍帔青裙烏角簪半操北語半南音秋來多少流人婦

僑住城南小巷深遣戶有妻者秋成之後多僑住舊城內外開春耕作乃去

鱗鱗小屋似蜂衙都是新屯遣戶家斜照衙山門半掩

晚風時裊一枝花昌吉頭屯及蘆草溝屯皆為民遣戶所居

卷卷兵書有姓名羽林子弟到邊城心情不逐秦風變

絃索時時作北聲蒙古鑲藍旗綽爾額等一百九十一人謫入民籍入蘇營充伍土人目之

日藍旗雖隸西籍而飲食起居皆迥與西人不同

雞柵牛欄映草廬人家各逐水田居豆棚閒話如相遇

曲港平橋半里餘人居各逐所種之田零星茶布雖近鄰亦相距半里許

萬里攜家出塞行男婚女嫁總邊城多年無復還鄉夢

官府猶題舊里名

戶民入籍已久然自某州來者官府仍謂之某州戶相稱亦然

界畫棋枰綠幾層一年一度換新塍風流都似林和靖

擔糞從來謝不能

塞外之田更番換種以息地力從無糞田之說

辛勤十指捋煙蕪帶月何曾解荷鋤怪底將軍求手鏟

吏人只道舊時無

田惟拔草不知鋤治伊犁將軍牒取手鏟一時不知何物轉於內地取之

麗譙未用夜誰何寒犬霜牙利似磨只怪深更齊吠影

不容好夢到南柯

人喜畜犬家家有之至暮多升屋而蹲一犬吠則眾犬和滿城響答信信

然徹夜不休頗聒人睡

十里春疇雪作泥不須分隴不須畦珠璣信手紛紛落

一樣新秧出水齊

布種時以手洒之疎密了無定則南插北耨皆所不知也

酒果新年對客陳鵝黃寒具薦燒春近來漸解中原味

浮瓊牢丸一色勻

新年客至必陳餼餌四器佐以燒酒比戶類然近能以糯米作元夕粉團

但比內地稍堅實其他糕餅亦畧同京師之製

聞海迢迢道路難西人誰識小龍團向來只說官茶暖

消得山泉沁骨寒

佳茗頗不易致土人惟飲附茶云此地水寒傷胃惟附茶性暖能解之附

茶者商為官製易馬之茶因而附運者也初煎之色如琥珀煎稍久則黑如礬

生愁蜂蝶鬧芳叢但許桃花種水東只有鹽車經陌上

脂香粉氣偶春風

庫爾喀拉烏素三屯兵丁遺犯皆孤身恐狂且佚女或釀事端自瑪納斯

河以西不許存一婦女

森嚴刁斗夜丁當牆子深深小徑長莫遣月明花影動

空元時打野鴛鴦城中小巷謂之牆子夜設邏卒以後淫奔謂之查牆子諸屯則日暮以後

驅逐外來男子謂之搜牆子

半帶深青半帶黃園蔬已老始登牀可憐除却官廚宴

誰識春盤嫩甲香鬻菜者謂之菜牀瓜菜必極老之後乃采以鬻否則人嫌其嫩而不食惟

官種之園乃有嘗新之事此亦土俗之不可解者

赤繩隨意往來牽頃刻能開並藉蓮管領春風無限事

莫嫌多賸賣花錢遣戶男多而女少爭委禽者多雀角鼠牙之訟國同知立官媒二人司其

事非官媒所指配不得私相嫁娶也

山城是處有絃歌錦帙牙籤市上多為報當年鄭漁仲

儒書今過幹難河鄭樵七音畧謂孔氏之書不能過幹難河一步初塞外無醫書之肆問

有傳奇小說皆西商雜他貨偶販至
自建置學額以後遂有專鬻書籍者

割盡黃雲五月初喧闐滿市擁柴車誰知十斛新收麥

纔換青蚨兩貫餘天下糧價之賤無逾烏魯木齊者每車載市斛二石每石抵京斛二石五

斗價止一金而一金又止折制錢七百文故載麥盈車不能得錢三貫其昌吉特訥格爾等處市斛一石僅索

銀七錢尙往往不售

花信闌珊欲禁煙晴雲駘宕暮春天兒童新解中州戲

也趁東風放紙鳶塞外舊無風鳶之戲近有藍旗兵士能作之遂習以成俗

芹香新染子衿青處處多開問字亭玉帳人間金柝靜

衙官部曲亦橫經迺化寧邊景化阜康四城舊置書院四處自建設學額以來各屯多開鄉

塾營伍亦建義學二處教兵丁之子弟結誦相聞儼然中士

璿璿新裁短後衣北人初見眼中稀松花慘綠玫瑰紫

錯認紅妝出繡幃

地本軍營故以長挂為褰衣以短挂為公服官民皆用常色惟商賈多以

紫綠璿璿
璿為之

燒殘絳蠟闕泉盧畫出龍眠賢已圖老去杜陵猶博塞

陶公莫怪牧豬奴

土俗嗜博此戶皆然

峩倚高轂駕龍媒大賈多從北套來省却官程三十驛

錢神能作五丁開

大賈皆自歸化城來土人謂之北套客其路乃客賂蒙古人所開自歸化

至迪化僅兩月程但須攜鍋帳耳

吐蕃部落久相親賣果時時到市闐恰似春深梁上燕

自來自去不關人

吐蕃蕃久已內屬與土人無異往來貿易不復稽防

救勒陰山雪乍開
鞞汗隊隊過龍堆
殷勤譯長稽名字

不比尋常估客來

蒙古商民別立蒙古鄉約統之稽防較密

蒲桃法酒莫重陳
小勺鵝黃一色勻
攜得江南風味到

夏家新釀洞庭春

貴州夏髯以紹興法造酒名曰仿南風味不減

罌粟花團六寸圍
雪泥漬出勝澆肥
階除開徧無人惜

小吏時時插帽歸

罌粟花開徑二寸餘五色燭然其子冬入土中臘雪壓之較春時者尤為

暢茂

荒屯那得汝南雞
春夢迷灘睡似泥
山鳥一聲天半落

却來相喚把鋤犁

有鳥曰鑿天嘴每四更即決起長鳴各屯以為工作之候

前度劉郎手自栽
天桃移得迤山來
阜康城內園池好

街有妖紅幾樹開

烏魯木齊舊少果樹園同知自山南移種桃花今特訥格爾縣丞署花圃

之內尚有數株其蒲桃則無人分植舊種盡矣

五月花蚊利似錐村村擬築露筋祠城中相去無三里

夜捲疎簾不下帷

田中蚊蟲至毒城中則無之或曰蚊蟲依草而居也

雲母窻櫺片片明往來人在鏡中行七盤峻坂頑如鐵

山骨何緣似水精

雲母石產七打坂下土人謂之寒水石揭以糊窻澄明如鏡

繡羽黃襟畫裏看鴛鴦海上水雲寒如何夜夜雙栖夢

多在人家鬪鴨欄

昂吉爾圖諾爾在城東南昂吉爾圖譯言鴛鴦諾爾譯言海也與內地所

產形小異土人多雜家鴛畜之

照眼猩猩茜草紅無人染色付良工年年驛使馳飛騎

只療秋勝八蜡蟲

茜草遠勝內地而土人不解染色惟伊犁塔爾巴哈台取療八蜡蟲傷八

蜡毒蟲形在蜂蝶之間螫人立斃以茜根敷之或得生

夜深寶氣滿山頭瑪納斯南半紫鏐兩載驚心馳羽檄

春冰消後似防秋

瑪納斯南山一帶皆產金恐遊民私采聚衆生釁雪消以後防禦甚至近

得策斷其糧道乃少弭

紅藥叢生滿釣磯無人珍重自芳菲儼教全向雕闌種

肯減揚州金帶圍

芍藥叢生林莽花小瓣稀遺戶黃寶田移植數本如法澆培與園圃所開

不異

息雞草長綠離離織薦裁簾事事宜腰囊經過渾不顧

可憐班固未全知

芟芟草生沙灘中一叢數百莖莖長數尺即漢書息雞草土音訛也班固

馬食一本即
雜然馬殊不食

被被灘上望亭亭鐵榦銅柯一片青至竟難將松柏友

無想多半似浮萍

梭梭柴至堅作炭可經夜不熄然其根入土最淺故斧之難入換之則仆

溫泉東畔火熒熒撲面山風鐵氣腥只怪紅爐三度鍊

十分纔賸一分零

鐵廠在城北二十里役兵八十人采鍊然石性絕重每生鐵一百斤僅鍊

得熟鐵十三斤

漉白荒城日不閒采硝人在古陽關顏垣敗堞渾堆徧

錯認深冬雪滿山

硝廠在陽巴拉塔塔遜古陽關也役兵二十人采鍊近積至五六萬斤伊犁

塔爾巴哈台所需皆取給於此

長鑊木柄斷寒雲阿魏灘中藥氣熏至竟無從知性味

山家何處問桐君

阿魏生野田中形似茱萸氣絕臭行路過之風至則聞土人煎鍊為膏以

炒麪漫之為餅每一斤得價二星究不知是真否也

斑斕五色徧身花深樹多藏斷尾蛇最是山南烽戍地

率然陣裏住人家

山樹多蛇尾齊如截伊拉克卡倫尤多不可耐

白狼蒼豹絳毛熊雪嶺時時射獵逢五個山頭新雨後

春泥纔見虎蹄蹤

境內無虎惟他奔拖羅海卡倫寧協領曾見虎蹤擬射之竟不再至

牧場芳草綠萋萋養得驊騮十萬蹄只有明馳千里足

冰消山徑卧長嘶

地不宜馳強畜之入夏損耗特甚

山禽滿樹不知名五色毛衣百種聲前度西郊春宴罷

穿簾瞥見是鶯鶯

山禽可愛者多率不知名畜養者亦少

茸茸紅柳欲飛花歌舞深林看柳娃雙角吳童真可念

誰知至竟不辭家紅柳娃產深山中色澤膚理無一非人明秀端正如三四歲小兒每折紅

柳為罔藪之而舞其聲啾啾或至行帳竊食為人掩得輒泣涕拜跪求去不故之則不食死放之則且行且顧

俟稍遠乃疾馳頗不易見亦無能生畜之者邛縣丞天寵云頃搜駝深山曾得其一細諦其狀殆僬僥之民非

山獸也

姹紫嫣紅廿四畦香魂彷彿認虞兮劉郎儻是修花譜

芍藥叢中定誤題虞美人花巨如芍藥五色皆備使院所植尤為一城之冠

朱橘黃柑薦翠盤關山萬里到來難官曹春宴分珍果

誰怯輕冰沁齒寒柑橘皆有但價昂爾

種出東陵子母瓜伊州佳種莫相誇涼爭冰雪甜爭蜜

消得温墩顧渚茶

土產之瓜不減哈密食後飲茶一殘則瓜性易消

旋繞黃芽葉葉齊登盤春菜脆玻璃北人只自誇安肅

不見三臺綠滿畦

三臺黃芽菜不減安肅菜蔬亦甘脆如梨

白草初枯野雉肥年年珍重進

彤闌傳聲貢罷分攜去五采斑斕滿路歸

野雞脂厚分餘歲以充貢

甘瓜別種碧團團錯作花門小笠看午夢初回微渴後

嚼聚真似水晶寒

瓜之別種曰回回帽中斷之其形酷肖味特甘脆但不耐久藏耳

昌吉新魚貫柳條篋箸入市亂相招蘆芽細點銀絲膾

人到松陵十四橋

秦池少魚昌吉河七道灣乃產之羹以蘆芽或蒲筍煨饒風味

凱渡河魚八尺長分明風味似鱒鯉西秦只解紅羊鮓

特乞倉公製膾方

凱渡河魚冬月自山南運至倉大使姚煥烹治絕佳

露葉翻翻翠色鋪小園多種淡芭菰紅潮暈頰濃於酒

別調氤氳亦自殊

初向川菸漢中菸後向北套菸近土人得種蒔之處處處暢行其蓋露數葉

味至濃厚而別有清遠之意頗勝他產

新稻翻匙香雪流田家入市趁涼秋北郊十里高臺戶

水滿陂塘歲歲收

高臺戶所種稻米頗類吳秔

干瓣玲瓏綠葉疎花頭無力倩人扶因循錯喚江西蠟

持較東籬恐未輸

江西蠟花徑二寸干淡五色望之如菊但葉瘦耳

山珍入饌只尋常處處深林是獵場若與分明評次第

野驃風味勝黃羊

野驃動輒成羣肉頗腴嫩

誰能五月更披裘尺布都從市上求懊惱前官國司馬

木棉試種不曾收戶民不艱食而艱衣國同知試種木棉未竟而去其事遂寢或曰土不宜

或曰無人經理其事民無種也

西到寧邊東阜康狐蹤處處認微茫謀衣却比羊裘易

粲粲臨風一色黃土產羊不可衣狐乃易致

蘆荻颼颼綠渺茫氤氳芳草隱陂塘行營不解西番法

秋老誰尋瑪努香瑪努香生三台諸處羣塘中形似蒼木氣極清郁西番焚以祀神亦以療

疾但未詳主治何謬耳

春鴻秋燕候無差寒暖分明紀歲華何處飛來何處去

難將蹤跡問天涯燕鴻來去之候與中土相同但沙漠萬里不知何所往耳

綠到天邊不計程葦塘從古斷人行年來苦問驅蝗法

野老流傳竟未明境內之水皆北流匯於葦塘如尾閘然東西亘數百里北去則古無人蹤

不知所極相傳蝗生其中故歲燒之或日蝗子在泥而

燒其上與蝗無害且蝗食葦葉則不出無食轉出矣

或燒或不燒自戊子至今無蝗事無左驗莫得而明

徹耳金鈴个个圓簷牙屋角影翩翩春雲澹宕春風軟

正是城中放鴿天土與鴿宜最易蕃衍風和日暖空中千百為羣鈴聲琅琅頗消岑寂

不重山肴重海鮮北商一到早相傳蟹黃蝦汁銀魚鮓

行篋新開不計錢一切海鮮皆由京販至歸化城北套各轉販而至所謂銀魚即衛河麩條

魚也

紅笠烏衫擔側挑頻婆杏子綠蒲桃誰知只重中原味

榛栗檀梨價最高

吐魯番賣果者多然土人惟重內地之果榛栗檀梨有力者始致之

茹家法醋沁牙酸滴滴清香瀉玉盤琥珀濃光梅子味

論功真合祀元壇

茹把總大業面黑人目曰黑虎好事者因目其婦曰元壇神婦善釀醋味

冠一城飽而不鬻人尤珍之目曰元壇醋

菽乳芳腴細細研截肪切玉滿街前只憐常逐春歸去

不到榴紅蓼紫天

豆腐頗佳冬春以為常餐夏秋則無鬻者

誰言天馬海西頭八駿從來不易求六印三花都閱徧

何曾放眼看驊騮

自互市移於伊犁塔爾巴哈台外番之馬遂不至故佳馬至為難得索馬

者每言烏魯木齊不知皆已往之事也

鴨綠鵝黃滿市中霜刀供饌縷輕紅加餐便憶坤司馬

不比無端主簿蟲

鷺鴨之種皆坤司馬所攜致今滋生蕃衍矣

月黑風高迅似飛
秋田熟處野豬肥
諸軍火器年年給

不為天山看打圍

野豬最為屯田之害歲給火藥防之三台一巨豬其大如牛

河橋新柳綠濛濛
只欠春園杏子紅
珍重城南孤戍下

剛留一樹裊東風

地不宜杏惟紅山嘴卡倫一株

槐榆處處綠參天
行盡青山未到邊
只有垂楊太嬌穉

纖腰長似小嬋娟

柳至難長罕見高丈餘者

依依紅柳滿灘沙
顏色何曾似絳霞
若與綠楊為伴侶

蠟梅通譜到梅花

向聞塞外有紅柳以為閩中朱竹之類及見之似柳而非特皮膚微赤耳

其大者可作器

飛飛乾鵲似多情晚到深林曉入城也解巡簷頻送喜

聽來只恨是秦聲喜鵲形同內地惟音短而重濁

蛺蝶花邊又柳邊晚春離落早秋天只憐翎粉無多少

葉葉黃衣小似錢花間時逢黃蝶其小如錢

土屋茅簷幾樹斜移來多自野人家微風處處吹如雪

開徧深春阜莢花阜莢花自生林中可以移植

翦翦西風院落深夜涼是處有蛩音秦人不解金籠戲

一任離根徹曉吟地多促織從無音闕之戲

芳草叢叢各作窠無名大抵藥苗多山亭宴罷扶殘醉

記看官奴采薄荷藥草至多或識或不識去年六月宴射廳提督巴公有小奴言欄旁是薄荷

荷試使采之
其薄荷也

煮何曾似鮫魚惱人幽夢夜深餘貧家敢恨無眠處

寒清香尚不除壁虱至多雖大官之居不免侍郎徐

竟不能也余建新居不半月已蟻蟻滿壁土人云地氣所生不由傳種

新榨胡麻澉澀光可憐北客不能嘗初時錯認天台女

曾對桃花飯阮郎胡麻即脂麻東坡集言之甚析而西

土人不
能食也

依稀諫果兩頭纖松子來從雪嶺南嶺上蒼官千萬樹

只能五鬢綠鬢鬢松子瓊屑殆似空蓬間有自南

雪壓空山老樹枯一番新雨長春菇天花絕品何須說

持較興州尙作奴

地產蘑菇然不甚佳不及
熱河諸處營盤蘑菇也

撥刺銀刀似鱸殘有人相戒莫登盤魚苗多是秋蟲化

倚杖曾經子細看

劉都司洪在烏魯木齊不食魚云此
問魚苗皆泥中穢蟲秋來入水所化

在呼圖壁
屢親見之

漢唐舊史記青稞西域從來此種多輕註蹲鴟成一笑

如今始悔著書訛

青稞蓋大麥之類可以釀酒可以秣
馬人亦作麩食之向修熱河志書於

烏桓傳中得此名而不能指其為
何物頗疑為黃稗之屬今乃識之

臘雪深深坼地寒經冬宿麥換苗難農家都是春初種

一樣黃雲被隴看

雪深地凍宿麥至春皆
不生所種皆春麥也

配鹽幽菽偶登廚隔嶺攜來貴似珠只有山家豌豆好

不勞首藉秣苑駒

諸豆不產惟產豌豆民家種之以飼馬官馬飼以青稞併豌豆不種矣

收麥初完收穀忙三春却不入官倉可憐粒粒珍珠滑

人道多輸餅餌香

土俗賤穀而貴麥故納糧以麥不以穀

八寸葵花色似金短垣老屋幾叢深此間頗去長安遠

珍重時看向日心

葵花向日與內地同

澄澈戎鹽出水涯分明青玉淨無瑕猶嫌不及交河產

一色輕紅似杏花

土產青鹽味微甘勝於海鹽每二斗五升纔值制錢二十文其紅鹽則由

關展而來

鑿破雲根石竇開朝朝煤戶到城來北山更比西山好

須辨寒爐一夜灰

城門曉啓則煤戶聯車入城北山之煤可以供熏爐之用焚之無煙嗅之

無味易熾而難燼灰白如雪每車不過銀三星餘西山
之煤但可供炊煮之用灰色黃赤每車不過銀三星其
日二架梁者石性稍重往往不燃價則更減亦有石
炭每車價止二星極貧極儉之家乃用之

亦有新蟬噪晚風小橋流水綠陰中人言多是遺蝗化

果覺依稀似草蟲

夏亦有蟬首似蟬而翼似阜
蝻或言蝗所化未之詳也

一聲散矢嘆長風早有飢鳶到半空驚破紅闌春晝夢

齊呼兒女看雞籠

鷩最猛鷩能就人手中奪肉尤為
畜雞者之害防守稍疎或無此種

秀野亭西綠樹窩杖藜攜酒晚春多譙樓鼓動樓鴉睡

尚有遊人踏月歌

城西茂林無際土人名曰樹窩坤同
知因建秀野亭二三月後遊人載酒

絕不

斜臨流水對山青疎野終憐舊射廳頗喜風流豔別駕

邇來擬葺醉翁亭

舊射廳在新射廳西南頗為疎野近以稍遠廢之亭邊通判豐君署事起

化擬為重葺余方東還不及見其落成矣

絳蠟熒熒夜未殘遊人踏月繞欄杆迷離不解春燈謎

一笑中朝舊講官

元宵燈謎亦同內地之風而其詞怪俚荒唐百不一解

犢車輾輾滿長街火樹銀花對對排無數紅裙亂招手

遊人拾得鳳凰鞋

元夕張燈諸屯婦女畢至遺簪墜珥終夜喧闐

搖曳蘭橈唱采蓮春風明月放燈天秦人只識連錢馬

誰教歌兒蕩畫船

燈船之戲亦與內地彷彿

地近山南估客多偷來蕃曲演鶯哥

土魯番呼歌妓為鶯哥

誰將

紅豆傳新拍記取摩訶兜勒歌

春社扮番女唱番曲侏儻不解然亦靡靡可聽

簫鼓分曹社火齊燈場相賽舞狻猊一聲唱道西屯勝

飛舞紅箋錦字題孤木地屯與昌吉頭屯以舞獅相賽不相下也昌吉人舞酣之時獅忽噴

出紅箋五六尺金書天下太平字隨風飛舞衆目喧觀遂為擅勝

竹馬如迎郭細侯山童了角嚙清謳琵琶彈徹明妃曲

一片紅燈過綵樓元夕各屯十歲內外小童扮竹馬燈演昭君琵琶雜劇亦頗可觀

越曲吳飲出塞多紅牙舊拍未全訛詩情誰似龍標尉

好賦流人水調歌王昌齡集有聽流人歌水調子詩黎園數部遣戶中能崑曲者又自集

為一部以杭州程四為冠

樊樓月滿四絃高小部交彈鳳尾槽白草黃沙行萬里

紅顏未損鄭櫻桃歌童數部初以佩玉佩金二部為冠近昌吉遣戶子弟新教一部亦與之

亞相

玉笛銀箏夜不休
城南城北酒家樓
春明門外梨園部

風景依稀憶舊遊

酒樓數處日日演劇
數錢買座畧似京師

烏巾墊角短衫紅
度曲誰如鼈相公

字出東坡
仇池筆記

贈與桃

花時頰面筵前何處不
春風擅場

伶人鼈羔子以生
然不喜盥面

半面真能各笑啼
四筵絕倒碎玻璃
消除多少鄉關思

合為伶人賦簡兮

簡大頭以丑擅場未登場時與之語
格格不能出口貌亦朴健如村翁登

場則隨口詼諧出人意表千變萬化不
相重複雖京師名部不能出其上也

老去何處出玉門
一聲楚調最銷魂
低徊唱煞紅綾袴

四座衣裳浣酒痕

遺戶何奇能以楚聲為艷曲
其紅綾袴一闕尤妖曼動魄

逢場作戲又何妨紅粉青蛾鬧掃粧彷彿徐娘風韻在

廬陵莫笑老劉郎劉木匠以且擅場年逾三旬致尙在

稗史荒唐半不經漁樵閒話野人聽地鑪松火消長夜

且喚談諧柳敬亭遣戶孫七能演說諸稗官掀髯抵掌聲音笑貌一一點綴如生

桃花馬上舞驚鸞趙女身輕萬目看不惜黃金拋作埒

風流且喜見邯鄲塞外豐盈游民鬻技者磨至畿南馬解婦女亦萬里聞風而赴蓋昔所未

云睹

靈光盼鬣到西陲齊拜城南壯繆祠神馬驍騰曾眼見

人間銜勒果難施初民間有馬不受韉施於廟中充神馬乃馴順殊常然非為神立仗仍不

可銜勒也散行街市未會妄齧寸草或遊行各牧場中皆以其來為喜每朔望輒自返廟中尤為可異云

破寇紅山八月天
髑髏春草滿沙田
當時未死神先泣

半夜離魂欲化煙
昌吉未變之先城上恒夜見人影即

其魄故生魂先去云

深深玉屑幾時藏
出土猶聞餅餌香
弱水西流寧到此

荒灘那得禹餘糧
昌吉築城之時又掘得麩一罌罌垂做而麩尚可食亦不可解

白草颼颼接冷雲
關山疆界是誰分
幽魂來往隨官牒

原鬼昌黎竟未聞
已丑冬城西林中時鬼嘯或為民崇父老云客死之魂不得官牒不能過

火燒溝也檢籍得八百二十四人姑妄焚牒給之是夜竟寂又戶掾葉吉與官為移眷其母死於古浪一日其

妻恍惚見母到驚而仆方入署而驛送其母之文至其魂蓋隨文而來云

築城掘土土深深
邪許相呼萬杵音
怪事一聲齊注目

半鈎新月辭花侵

昌吉築城之時掘土數尺忽得弓鞋一彎尚未全朽額魯特地初入版圖

何緣有此此真不可理解也

一笑揮鞭馬似飛夢中馳去夢中歸人生事事無痕過

東坡詩事如春夢了無痕蕉鹿何須問是非余從辦事大臣巴公履視軍臺巴公先歸余留

宿半夜適有急遞於睡中呼副將梁君起令其馳送約遇臺兵則使接遞梁去十餘里相遇即還仍復酣寢次日告余曰昨夢公遣齋廷寄鞭馬狂奔今

解肉向作楚大是奇事以真為夢衆皆粲然

同年紀學士曉嵐自塞上還予往候握手敘契闊外

即出所作烏魯木齊雜詩見示讀之聲調流美出入

三唐而敘次風土人物歷歷可見無鬱轡愁苦之音

而有春容渾脫之趣間又語予嘗見哈拉火卓石壁

有古火州字甚壯偉不題年月火州之名始於唐此
刻必在唐以後宋金及明疆理不能到此當是元人
所刻予以元史亦都護傳及虞文靖所撰高昌王世
勲碑證之則火州在元時實畏吾兒部之分地益證
君攷古之精核獨怪元之盛時畏吾人仕於中朝者
最多若廉善甫父子貫酸齋僕玉立兄弟竝以文學
稱而於本國風土未能見諸紀述使後世有所攷稽
何與將徙居內地而忘其故俗與抑登高能賦自古
固難其人與

今天子神聖威武自西域底平以來築城置吏引渠

屯田十餘年間生聚豐衍而烏魯木齊又天山以北
一都會也讀是詩仰見

大朝威德所被俾逃疏沙磧之場盡爲耕鑿絃誦之
地而又得之目擊異乎傳聞影響之談它日采風謠
志輿地者將於斯乎徵信夫豈與尋常牽綴土風者
同日而道哉嘉定錢大昕